

孫聞雄啟事  
啓者聞雄前領得車管團聯合辦事處三十九號之出入證一枚不知於何時遺  
除呈請註銷補發外特此登報作廢

鍾雲鶴啟事  
鄙人於本月二日承京報同業公會推選為主席敬聆之下惶悚莫名除當面  
另還實能并具絀辭職外深恐同業尙未週知特再登報奉聞







苦力素：

社會常識



樣——排洩物？  
——續——振民

# 防

重  
生天  
乃丹  
貨健將居  
家旅行四  
時聖藥各  
總批  
中東

啼笑因緣

新報  
小言

種舉動是對的。  
固然，在大夥兒放棄振臂一呼，給大家當頭一棒。

旗，無論在那一個地方，都是大樹將軍。馮玉祥

主祥，最近豎起抗日旗  
方面，我們都感覺他這  
國難，有這樣一個人出  
棒喝，做足難能可貴，

◆黃賓虹先生  
0727 古畫徽是  
商務印書館（民十  
便是07273，這書鮮  
漏，各大名家的不足

虹先生著的《發行是  
幾年歸于萬有文庫號數  
進圖書，數千年來的遺  
雖有唐吳郡張璠文通

啓者，本公司更

換者，尙在多數，

不足以歸劃一，而

免混淆，本公司爲

此 各



無翼的村主致意  
九里三分內的左翼作家

哈哈，那位九里三分內的左翼作家『劉查槐』也請了，那位普羅文藝創造者『查槐君劉也』請來見上一禮。原來這四十八大街一百單八小巷的芙蓉古城還有這樣一位偉大的Creative，真使臥龍橋街也增輝不少。敝村主有眼不識抬頭，黑炭筐裏埋沒了推屎蟲，無緣奉命村夫，小夥計之流前來四下搜索，奉上半帶，死罪，死罪。

哦哦，你不明瞭敝村主答覆嫖娼所引舉的那些書籍，文章嗎？你認為敝村主是與長翅勝的作家一樣拿起洋花根廢人，學蘇子由的應制文只是想當然嗎？你甚至認為簡直沒有那些書籍，文章嗎？哎呀呀，我的山川此村主之過也。敝村主當然，既是長起左邊翅勝的，當然那些東西起碼在他肚子裏吃糖難屎時，便早已『囫圇』過飽的。殊不知大謬不然。此左邊翅勝的劉查槐聽者。聽在下慢慢地道來。

（杜洛斯基否認有『普羅藝術』的一篇論文，原想為『普羅文藝與普羅藝術』，係其『文學與革命』一書之第六章，曾為迅雷君譯出。載在『動力』第一卷一期上，其文長凡佔十六開紙面二二頁。另外他還有一篇諷刺所謂左翼作家的，原想為『關於所謂左翼作家』，亦為動力第一期二期譯載出，文較短，凡數七頁。）

這個刊物已被封禁了。九里三分內有若干人曾買得這刊物，我不知道。長起左邊翅勝的劉君亦願率先覺得確保一名，敝村主亦願奉陪一時。

（二）關於敝村主所引的李篤那幾句話，你也不知道嗎？那是出在李篤所作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上的。這書曾為吳源譯出，由上海社會科學研究社出版，標原著者之名為Thano（就是李篤的異名）。另外河上肇所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一書上也曾用過敝村主所引用的這一段，在嶺南書店所印李譯本初版的一五二頁上面可以找得倒。不過，敝村主當時答覆嫖娼君，是信手寫來，并未照原譯文一字一句寫下，但意義卻一點沒有增減。如照原譯文則更加清激，更足使左翼作家有臉沒處放。講起『左傾幼稚病』一書，那是××黨行動的實據。啊！我的天。你這麼反駁敝村主『在宰子』的時候碰到列寧說的村話』呢？這麼長起左邊翅勝的，還是沒覺過這些書呢？照樣，你若果找得確保，敝村主亦願將這一點書暫行奉假一時。

「這兩篇東西如果要印，須取連環（保）。」

左翼作家劉文豪認為沒有來歷的東西，敵村主在上面都舉出來歷了，而且還舉出有多多的。該不是洋花椒了罷？但是劉文豪又把我原文的句，讀講錯了。

劉文豪曰：「……單是說了一打大人物來罵我們……其中有××總司令與列賓杜洛斯基的大文，大文何在。區區當然茫然！」

哈哈，我那原文「那道德貨的共產主義者。寫日紅軍總司令。方今左派領袖的杜洛斯基」一句。原係指杜的杜氏一人，並不是另外又指什麼一個總司令。我的左翼作家呀！杜氏手創紅軍，曾任其總司令，這是方今高小學生也知道的。還當聲明的：村主并未罵人，亦未橫心。只是本一革渡華議的婆心，救救孩子們。

小孩子呀！你們長左邊趨勝的，并未估倒，罵倒。恨個人寫普羅文藝嗎？那請你去過媽娜所要指責的那書什麼批評者評也。

小孩子呀！你請了雅座嗎？我答覆媽娜的這篇文都只是承認有什麼普羅文藝。你以為否認普羅文藝嗎？便是否認了普羅階級嗎？你以為方今世上有了普羅階級便應有普羅文藝嗎？你這「市民」的機械論者。

他們塗上了什麼色彩，就變成什麼顏色了」。照你這話，文藝匠的只是去塗顏色。像你這左翼作家對文藝這水晶石娃娃，當然是在外面塗上一層紅的，麝便成了外面而實內白的紅紅脂派。不錯。這正是你們所謂左翼作家的自欺偽術。

小孩子呀！不錯，普羅文藝只是我答覆媽娜所舉的那兩種人在乾幹，是無意義的宣傳，但決不能等於××主義，只是一種小市民的機械論。

小孩子呀！成都的「文壇」究竟在那裏？那外面書着「君子自重屎尿向裏邊行」幾箇大字的處所，便是文壇嗎？

小孩子呀！你就是普羅嗎？你究竟在那家機器工廠裏工作？機器是怎樣轉動的？你貴體每日曾出過若干汗？

小孩子呀！你以為我所舉的文獻是洋花板，大概是因所引的時事週報都沒有號罷？那是小夥計之過也。因為，我寫那答覆時，留下空白為小夥計去查明填上。他竟自忘記馬上便送去排印了。現在我且與你補增罷。

第二卷第八號的通訊稿：二、第二卷第二十三號的自白讀話稿。

小孩子呀！你那大塊裏面的異味還多得很，指不勝屈，恕我不再贅錄了！并且，我們也并不

時。然後才始謂之爲「作家」。  
形」。然而還不能稱爲「作家」。  
至於敵村主呢，承稱「塞街重  
檢點」。可惜已沒有那些命了。

錄名人書畫詩鈔

附名人答  
贈詩存

爲楊慎修畫扇題詩

松鶴雙鸞遺稿

借問支關何處是遙電遙指白雲中

格緯似知秋色麗也從花底門西風  
李續行瑤臺松下問童子爲楊  
慎修寶扇題

夫夫

鐵掃把

中日塘沽停戰協定真是一個大謎，一切的一切都是謎中之謎。汪先生和一切的要人都說協定只關於軍事範圍，不涉及政治問題。這下我們才知道軍事與政治原是截然兩事。但是村夫相信中國的一切軍學書都是譯自日本的。這些書解釋戰爭的目的方法均不得貫徹國策的，如果國策在使用一切和平的方法說：戰爭是用來貫徹國策的，戰爭以達到貫徹其國策爲最高目的。」拿了這些書來同今日中央要人口裏所說的話比較，真是個大謎。大概日本人的軍學書已經改爲一戰爭并非貫徹國策，只是拿人死着好玩」的罷！

不說別的是謎，單是日本兵已打攔平津而又退回長城線這一點，就令二歲孩子也大駭怪。他如果不是有所變而滿意歸去，便是大發人瘋。

真的，沒有涉及政治範圍嗎？爲甚麼又只退到長城線。爲甚麼不退出長城，爲甚麼不退回熱河？退回東三省？甚至退回東京。單是只退到長城線這一點，便是大大一個政治問題了。單是日軍撤退區域只許警察維持便超出軍事範圍了。

最奇怪的，是協定簽訂之後，日方竟有允許中國方面解決其會付之出死力的僑軍李際春等之說。這大概又是日軍人的面部靠臉了罷。一般不聽事的同胞一定嘆一聲：『當漢奸何苦來？終被日本人犧牲了』。其實，村夫則以爲：這是小漢奸敢不過大漢奸的好例。

# 究研的劇戲

戲學彙考  
本書爲戲學上完全之大  
部名著，中分戲學戲曲  
兩大編，凡戲曲上各種  
應知之學問，以及各種  
通行劇本，莫不詳載，  
鼓，足爲劇界指導，  
精裝二冊五元四角  
外埠郵費二角一分正

戲考  
全二集現  
已到每集  
十二冊實  
售大洋二  
元七角  
外縣郵費  
加一

一黃尋聲譜正集  
本書彙集名伶唱片數十種按調選譜加註工  
尺復益以戲學上各種經驗使之研究劇學者  
可從唱片之聲調收漸效力趣味之濃比往日  
徒聽詞句不用聲譜者相去多多矣  
全書一册實售大洋五角四外埠郵費加二多退少補

行發總局書東大場業商 都成

現代

三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一百
目	要	號	月	三		
鐵	老	轉	晚	沉	五十	獨
成	鐵	形	風		巴	金
記	話	期			新	
					以	
老	尹	金	黎			
舍	庚	丁	烈			
			文			

再不要 宋清  
安娜珍絲加 熊式  
東方西方與小說 小  
批評之理論與實踐 蘇  
我的自辯 巴  
蕭伯納 趙家

金汝延式如

現像

花樣翻新。最合時宜。批發零銷。價廉克己如蒙賜顧。  
極端歡迎。成都上中東大街經綸布廠啓

浙江楊慶和升記銀樓啟事

茲敝樓此次開幕  
承各界惠顧不勝榮  
幸惟是匆促之際難  
免招待欠週殊多歉  
仄尙希原宥爲禱  
後務請時錫南針以  
匡不逮此啓

川到王大池電司愛國美

A O E  
冒假防謹標商冊註



上海總經理通達電料南共行

(一)美國愛司電池廠爲世界最著名之電池廠  
著名化學工程師監造 (四)電池外壳加鈔鍍鍍實永不走電  
格外充足 (六)電池內含液質即最貴重之金屬品保護電力經久不走  
雖經久藏不致腐蝕決無破裂之患 (八)底機潛形即不受潮濕亦無妨礙 (非即底噴砂者易受潮濕  
可比) (九)電池製造完竣先置廠中六個月再裝各地銷售以示信用 (十)保藏及便用之經久廣  
勝市上無論何種牌子諸君不得清爲試之定能高分滿意

中國總經理上海匯通電料行

分經理處成都吉星明住西大街六十九號

電話掛號二〇五二